



精读丛书

LIEHUXINGWENCONG



缀满

比喻的

生存

伍立杨 著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缀满比喻的

生存

● 伍立杨 著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缀满比喻的生存 / 伍立杨著. —天津:天津教育出版社, 2001

(猎户星文丛)

ISBN 7-5309-3333-7

I. 缀... II. 伍...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26391 号

猎户星文丛

缀满比喻的生存

出版人 杨清文

选题策划 杜 平
作 者 伍立杨
责任编辑 贾永来 田 昕
装帧设计 贾宜中

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

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政编码 300020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
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32 开 (850×1168 毫米)
字 数 215 千字
插 页 2
印 张 10

书 号 ISBN 7-5309-3333-7/I·136

定 价 15.60 元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涉猎广泛的读书随笔集，作者把自己奔放的思想集结为凝重的文字，痛快沉着，掷地有声，以其穿透力和冲击力震撼着读者的心灵，将其引导到一个充盈着新意的思考空间。作为一个年轻人，作者关注历史，但更关注现实，可谓目光犀利，笔挟风雷，深沉中不失宛转悠扬，表达出一种踏实的对人文精神的探索 and 追求。



中国文史哲典籍，阐述思想，说明问题，自来善用譬喻。谈天雕龙，蒙庄寓言，靡不托物以附意。难道不能铺陈其事，直抒胸臆么？追溯其底蕴，盖也不外思想之美，尤须寄托。譬喻真是寄托思想的最佳渠道，再者穷形以尽相，促使意义具象化，如绘如见，巧妙有味，更形成文学语言的奇效大验。

—— 伍立杨

目 录

■ 人生艺术的边上

- 美景·朦胧·忧郁 / 3
- 空林黄叶亦无多 / 6
- 文人书法杂说 / 8
- 印象式结论的可疑 / 11
- 花香似火焚 / 13
- 鲁迅钱锺书讥国画之弊 / 15
- 幽微处的情绪烟云 / 17
- 论比喻的神似 / 20
- 想像的新鲜 / 24
- 缤纷络绎 锦绣有章 / 27
- 诗人的玫瑰梦 / 31
- 说一相情愿 / 34
- 禁欲的意义 / 37
- 诗中生育观 / 40

说脸貌	/ 43
谁是臭皮囊	/ 47
庸俗女人的造型	/ 51
不堪的情味	/ 54
诗意文字	/ 57
归去无怨怼	/ 60
笔底鲸鱼拨浪来	/ 63
幽深神秘的情致	/ 68
文章珠玑 希世之珍	/ 71
逼人的象喻	/ 74
古代妇人之高见	/ 76
亦说启蒙	/ 78
《水浒》评论三奇书	/ 80
通电的杂文味	/ 89
托喻设譬 拟容取心	/ 94
荒诞旗下的辩证	/ 96
倒海探珠 无尽绚烂	/ 101
诗话的魅力	/ 105
梦中得句之趣	/ 108
偶然	/ 111
风檐展书读	/ 115
悲哀和欣悦	/ 119
“路边野草花”	/ 124
生命的慧镜	/ 127
两种不同的闪光	/ 129
人间有味是传奇	/ 132

■ 山河岁月的尘埃

- 文章无味甚于黄瓜 / 139
健笔凌云意纵横 / 142
安岗秀夫、《留东外史》及其他 / 146
闻芬芳 寻旧径 / 148
少点信口开河 / 152
舒展论“钱”有卓识 / 155
哈氏慧藻证实相 / 157
语文忧思小札 / 161
文风一瞥 / 166
“精神之学问” / 169
浅显的道理 / 171
小丈夫用世无善果 / 174
想起了路翎 / 177
李宗仁换兰谱 / 180
拗书生 / 183
征伐余烬拾荒 / 186
狡智贻害 / 190
暴富家族的底牌 / 193
“纯洁的处女” / 196
狭小的大人物 / 198
官本位与社会心理 / 202
官迷世界 / 206
精神阉割 / 210
生死一大梦 / 214
古人的怪事 / 217
乱世血泪 / 220

小姑娘打扮大历史	/ 224
哀中文之式微	/ 227
文事近录	/ 229
贤、恶内外	/ 231
说与干	/ 235
狡兔百十窟	/ 238
琴学家的心事	/ 240
鸳鸯蝴蝶派之另一面	/ 245
摆脱心中的围城	/ 247
雨中黄叶树	/ 251
无常的真含义	/ 257
“感士不遇”的联想	/ 260
自由之血	/ 262
晚清政治的放射痛	/ 278
开拓万古心胸	/ 284
“专制政体与千年破屋”	/ 293
张文祥刺马案一瞥	/ 297
帮会与革命的生死契阔	/ 300
昨夜雨疏风骤	/ 306

编后记	/312
-----	------

人生艺术

的边上



美景·朦胧·忧郁

自然景物往往因为朦胧而愈增其美，朦胧的境界若在诗歌中得到较好的表现，则其美感更易深入人心。山石泉涧、梵刹园亭，这些村野常见之景，在月光之照耀下更深沉纯净。枯瘦愁惨之景，罩以月色，则更为奇丽怪异。人在月下，亦尝忘我之为我。笔者曾在川东故乡的山野观月色，便是一草一木，亦不似白昼的现实。它们有着空幻、模糊的色彩，树枝、山石投影到地上，斑斑点点，悠悠荡荡，在这样的背景衬托下，夜似乎更加忧郁了……

我深信一切境界俱为心造，物境虽非虚幻，然毕竟只是一种客观存在，惟心造之境真实。其间，朦胧之境界又有一特殊魅力，白居易的“花非花，雾非雾”之诗不是让人感到一种飘忽不定的朦胧美吗？隐约朦胧之境固然给诗人以安慰，而诗人笔下所造之朦胧美景又岂止是自遣？盖与诗神结下不解之缘者，造化定然给予他一种隐约飘忽的节奏，那细微的感觉有如群蜂把远方的音信带给芳馥的白昼一般，思想在他的心灵深处嗡嗡飞鸣，使他在幽寂

的思绪深处越走越远。东晋诗人陶渊明在归隐之后写下的“寒气冒山泽，游云倏无依”，“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就十分朦胧淡远，渊深朴茂，面对这样的境界，他才能够“目送回舟远，情随万化遗”，才能够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”。这里面不亦夹杂着他因家贫愁虑，为衰病而苦闷以及对世事治乱的慨叹和对少年豪侠的回忆吗？忘言并非无言，不过是忧郁寄存于淡远隐约的景物里，并于其间过滤他的隐痛与哀伤罢了。

在晚唐诗人李商隐的《无题》组诗中，怅惘忧伤之情绪更与恍惚流动之景物结为一体，一往情深而难解难分，真是别有一番凄美悱恻。《无题》之“飒飒东风细雨来，芙蓉塘外有轻雷”，面对这溟濛的雨丝，隐约的雷声，以他的善感之心，又值多难之世，生死无常，荣衰倏变，心事难照，所遇多迹，故无疑要融入人生的意味，因此，其收束全诗时，就必然有“春心莫共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”这样置忧郁心境于朦胧难明景物之中的诗境结构，甚至是整个唐诗宋词中一种十分显眼的基调。

一切感情的气质，都能影响到创造性的想像，忧郁是弱质感情的典型。正是由于忧郁才产生种种幻影，以及非理性的类似于宗教的文学习惯，在此，文学渗透了生命的本原，而景物的朦胧正是承受这种生命本原的最佳载体。日本文学自《源氏物语》就形成了以苦闷、悲哀为传统的美学观念，其基本精神被称为“幽情”，川端康成之《雪国》中，作者心中积淀起来的太多的凄苦辛酸，使他将爱情写得和渺远的雪山一样朦胧虚无；以忧伤、写景著称的俄罗斯诸小说家，同样常常醉心地描绘虚渺的境界来寄托浓厚的感伤心境，以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屠格涅夫、蒲

宁、契诃夫为甚。短篇小说之王契诃夫甚至将人作为一道风景,来融汇他常常深沉忧郁的感喟。他的短篇《美人》写一个儿童随祖父至乡下,见到一位美丽的农村姑娘,那姑娘极美,使他感到仿佛有一阵风刮过灵魂吹散了这一天的灰尘和烦闷,那是一张最美丽迷人的脸,但难以形容,只令人想到天边被太阳光涂成彩色的云,彼时晚霞罩住了大半天空,倒映在溪流或池塘,有一群野鸭飞到什么地方去了……可究竟美在哪儿,又毕竟说不出。他沉醉在美丽的感觉里,不是欲望,不是迷恋,亦不快乐,而是一种痛苦又愉快的忧郁,并因此为身边的人怅惘,觉得他们失去了一种对生活来说很重大很必要的东西,从此再也找不回来了。忧郁根源于内在的气质,因此不妨把这忧郁看做契诃夫自己的,那种说不出的奇幻的美丽有如神秘的幽林飒飒微语,它的呻吟,它的回声,都在作者心中流布,渗入他的生命力和敏感性中,同时,他的怅惘、忧郁也在自然的人化中有所附丽。

钱锺书先生《谈艺录》说,“遥闻声而相思相慕”。是的,距离本身能美化一切。在生命的路上,快乐的脚印既轻又浮,只有忧郁的脚印,却沉重地永远镌刻着。“山林与,皋壤与,使我欣欣然而乐与;乐未毕也,哀又继之。”(《庄子·知北游》)这样的景况下,朦胧幽渺的境界就不只是传达感情的一种媒介,而且对作为作家心声的文学产生独特的影响,它宛如赋有人性的巨大灵魂,使作者的忧郁从中流过,使双方的特殊素质融为一体。

空林黄叶亦无多

——书灯即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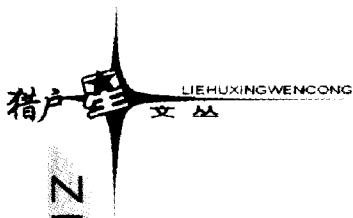
空山无人，水流花放；倚石抚琴，悠然一曲。这样泰然多暇的山人生涯，心向往之，而愧不能！药阑花径，事事幽绝，想把一己安顿得像个人样，也全然要关乎时运。昔人所谓不朽盛事，所谓谋乎稻粱，所谓为时而作，究系文章的尴尬。换成七十年前张恨水先生的诗来说，就是“满城风雨近重阳，既缺煤来又缺房”。掉翰操觚之际，每多寝久难释之萦虑。

蔡中郎拨火救桐，特识者赏音，求诸今世，不免杳如黄鹤。故兀坐斗室，一簞一瓢，偃蹇啸傲，四悲五噫之余，诵白香山“此日不自适，何时是适时”之句，也不觉驰情兴象，劳人自达，聊发异想，此又一梦幻耳。至所读之书，日渐思旧。古人胸中逸气，往往溢之于缥緜缣素，一字一句，抉心呕成。其韵致情怀之纷涌，有难于言辞形容者，风萧雨晦，读之辄为低徊不能去诸怀抱。此所谓旧时月色之可缅可惊。个中三昧，三家村里蒙童所必读的一句书，说得切实干脆，那就是，辞达而已矣。何似今之写手，重三倒



四,喋喋不休,博士买驴,书券三纸未有驴字,仿佛不惜以金针度人的样子,费许多力气扭捏作态,不是枯干无生机,就是搅浊语文的纯净。触目已令人浑身不快,更倦于全篇披阅。文字虽亦如鸦片,自然要分好几品。披沙拣金,亦是为梦幻计,俾使这种梦幻神色俱动,如此,“偶有文章娱小我”(流沙河),居陋巷不改其乐才有发生的可能,否则,不必他人垂目,自身也会不堪其忧的。

虽然,牵萝补屋,罗雀掘鼠,开门七事,足令头胀。手披目览,固刻意嗜书、游心经传,然吊月秋虫,沦落已甚,诸事琐屑,“按倒葫芦瓢又起来”。忧惧以俱来,大惑而不解,处于海德格尔所谓“存在的悲情”之中。即令词章抉微,也往往得之玃羽,而失之鹏鲸,遑论其他。当15世纪意大利内战时,彼国文人散落于欧洲别处,那些人中有一个皮科罗米,他在流亡中记述其印象,“文学在意大利繁荣起来,君主自己也写诗,但在德国,君主更关心马和狗,而不是诗人,他们也不懂艺术。”(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》,中译本188页)这多像章碣的“刘项原来不读书”哦!文人际遇,未必都要等到末世,才气氛相似。呜呼,使有茅屋三椽,园圃半亩,卷轴几架,即当闭户谢客,长与世绝,而不至于饥驱寒逼,去同那抗攘行路之人相周旋揖让啊。这似乎也永远只是剪彩为花,究非生香之活色。几十年前李七牛的名歌尝谓“鸟儿拼命的唱,花儿任性的开”。我辈迟暮者缘慳一面,终归落个“秋花红艳无心赏”,所以,一味的放怀自遣,也无非是游完陶靖节的桃花源,再游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而已。



文人书法杂说

常人的写字，有可称为书法者，有不可称为书法者。书法允称人生的余裕，而写字更有实用的味道。中国书法的顿挫疾徐，方圆利钝，轻重浓淡，伸缩偃起，线条的千变万化，心理内容的附着，共酿就一个趣味深郁的有情世界。

文人的字固不如书法史上的碑帖一样规整，但因它独在的个性，深藏的情味，也别有一番意趣，是一种更特殊的书法，其趣味盎然，不在书法家之下。鲁迅的手稿，其字迹于萧散中寓整饬，于严肃中有放达，亦温亦峻，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最有旧时士大夫的心象。钱锺书的毛笔字在流利连属中有深婉的内容，读他写给别人的长信，整幅观之，尤有幻象吐芒，沧海生波的气韵，这是就整体气势而言若此，仔细嚼之，则又似可品出那消愁舒愤，忧患漠漠的精神理念来。当代作家余光中先生的书法，尤见沉着从容，奇花始胎的风骨，我藏有一封他给我的来信，钢笔书写，每一个字，笔笔送到，一丝不苟，而意态的沉着，仿